



第七十三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25(b)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南南合作促进发展

南南合作的作用与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挑战与机遇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 2016 年 12 月 21 日第 71/244 号决议和 2017 年 8 月 28 日第 71/318 号决议提交的，大会在这两项决议中决定在尽可能的最高级别召开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并决定该会议将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议的讨论范围将是审查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趋势，包括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在支持和促进这种合作方面取得的进展，明确新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克服挑战的建议。为供会议开展讨论时参考，本报告审查了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实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自《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启动以来对该计划的执行情况。根据会议的总主题“南南合作的作用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执行，挑战和机遇”以及有关分主题，报告还审查了国家、区域、区域间和全球各级采取的行动。在过去 40 年吸取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报告重点指出了未来几年南南合作的重要优先事项。

* A/73/150。



一. 引言

1. 1978 年联合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会议通过的《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A/CONF.79/13/Rev.1, 第一章)为南方国家提供了一个框架, 加强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 以期集体自力更生, 使它们能够通过互助和团结实现发展目标, 减少贫穷。四十年后, 随着规模、范围和参与行为体数目的扩大, 南南合作作为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的一种重要模式, 其重要性日益增加。

2. 2015 年, 国际社会通过了雄心勃勃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其中确认南南合作在实现该议程的目标和具体目标方面的显著作用。《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巴黎协定》和《仙台框架》等主要框架, 也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

3.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通过约 40 年后举行的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机会, 以审查趋势, 评估在促进发展方面迄今取得的进展, 审查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取得的经验教训, 明确这些合作模式为实现《2030 年议程》和其他国际商定发展目标提供的新机遇。

4. 南南合作对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和贡献日益增加, 是由许多发展中国家取得的重大成果所推动的。今天, 南南合作有助于改变国际合作的规范和原则。

5.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将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6. 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 我提出以下总体意见:

(a) 近几十年来, 国际合作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特点是次区域、区域和区域间各级的南南合作日趋重要;

(b) 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的提高及其对经济、社会、科学和技术部门公共政策的成功实施, 对南方国家和全球的贸易、资金流动、技术能力和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c) 南方行为体决心通过相互学习和分享知识、经验和最佳做法来促进伙伴关系, 凸显了南南合作在应对持续存在的发展挑战、实现《2030 年议程》方面的重要性;

(d) 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方面, 评估和报告工作仍存在一定差距。此外, 现有国家报告机制采用的做法和方法往往各不相同, 使得跨国比较难以进行。在这方面, 重要的是报告机制必须协调一致, 以便利分享知识和经验, 促进伙伴关系;

(e) 随着南南合作的作用越来越大及其复杂性的增加, 国家、区域、区域间和全球各级的关键体制安排必须相应加强。这应是会议需要思考的关键领域之一。

二. 南南合作的概念框架

7. 南南合作是南方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领域进行合作的广泛框架。它由发展中国家自己进行管理，政府、公共和私营部门行为体、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等各方积极参与。

历史背景

8. 致力于集体发展、促进人类自由、反对殖民主义以及为所有国家的和平与和谐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的条件，是南南合作起源和发展的关键。因此，从历史上看，南南合作的特点是实物形式的伙伴关系，依托于共同发展的需要、观点和方法。

9. 南南合作一度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能力建设，现在正通过一系列不同的办法以及不同的区域动态和视角而得到丰富。

10.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期间，南方领导人呼吁对世界经济秩序进行结构性改革，并表示愿意结成伙伴关系，以获得全球舞台上更强的议价能力。几年后，不结盟国家运动于1961年成立，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动力。1964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的启动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这一进程。

11. 1964年77国集团成立，目的是通过南南合作等途径，促进发展中国家的集体经济利益，形成增强的联合谈判能力。自那时以来，77国集团已扩大到134个成员国，成为推进南南合作一个独特的平台。

12.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期间，联合国就新独立国家的发展问题作出了若干决定，其共同目标是实现自力更生、经济独立以及南方与全球经济之间更紧密的联系。为了实现更程度的自治，联合国大会于1974年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见大会S-6/3201号决议)。

13. 大会1978年12月19日第33/134号决议认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阐明了国家之间互动与合作的基本原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和平等权利。该计划还指导发展中国家加强创新机制，以建立法律和体制框架以及在国家、双边、区域和多边层面上的筹资机制。

14. 必须指出，到1970年代，发展中国家已经确定了与其集体发展优先事项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国家利益。因此，技能和资源的互补性被确定为深化这些联系的实际可行的方式。《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响应这些需求，提议建立一个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平台和一个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平台。

15. 在1994年9月30日通过的《77国集团部长级宣言》(A/49/462, 附件)中，77国集团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们呼吁联合国考虑召开一次南南合作国际会议。

16. 2000年4月10日至14日在哈瓦那举行的南方首脑会议的与会者通过了《南方首脑会议宣言》，南方国家在该宣言中表示，他们坚信南南合作作为南北合作的补充，是优化其潜力的一种有效工具，借以通过调动和分享现有资源和专门知

识等方式来促进发展。2005年6月12日至16日在多哈举行的第二次南方首脑会议通过的《多哈宣言》重申了同样的信念，南方国家在该宣言中呼吁更加积极地努力深化和振兴南南合作，以利用国际经济关系新的地理格局。

17. 2009年12月1日至3日在内罗毕举行的第一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围绕“推动南南合作促进发展”的主题，纪念《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三十周年。

18. 在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内罗毕成果文件(大会第64/222号决议，附件)中，会员国强调南南合作是南方人民和国家团结一致的象征，有助于它们的国家福祉、各国各自和集体的自力更生，有助于实现国际商定发展目标。成果文件还强调，南南合作及其议程应当由南方国家确定，应当继续以尊重国家主权、国家自主和独立、平等、无条件、不干涉内政和互惠互利原则为指导。成果文件还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以振兴联合国发展系统，支持和促进南南合作。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比较优势

19. 对参与南南合作的许多行为体来说，南南合作主要的比较优势在于它有能力在互利和谅解的基础上，通过强调相似的发展背景下的共同价值观来应对南方国家面临的发展挑战。南南合作促进了一种将合作建立在平等的伙伴关系之上的横向关系。

20. 南南合作是一个参与性进程，促进在相似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下创造务实的发展解决方案，反映趋同的政治和战略利益，并利用当地现有的能力和资产。

21. 南南合作是对捐助国责任和能力的补充，而不是取代。因此，这种合作模式补充和协助各国自身的努力，以克服特定领域发展的结构性挑战。

22. 南南合作有利于南方国家当家作主，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南南合作伙伴之间的背景、社会困难和挑战是相似和共有的。南方国家由于相似的环境和挑战而联结起来，它们愿意在知识共享和技术交流活动、共同的技术培训方案和采取集体行动等方面相互合作。因此，南南合作旨在促进国家和集体自力更生和独立，并加强政治和合作关系。

23. 南南合作使各国能够在许多不同领域作为合作促进者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加强体制、卫生、性别平等、气候变化、食物安全、科学和技术革新、基础设施、贸易、金融和投资以及区域一体化。

24. 南南合作促进横向治理和决策的机制。这是一种灵活的模式，用于通过明确界定角色和分担的责任，按需管理和实施项目和计划。

25. 南南合作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国际政策和决策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支持它们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26. 南南合作通常比其他合作方式更具成本效益。它是发展中国家相互支持的工具，它不需要使用大量的资源，却有可能产生巨大影响。

27. 鉴于南南合作的相对优势，它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带来了新的动力和创新性质，因为它有助于调动替代性的财政资源。

28. 三方合作的比较优势包括：无需谈判复杂的条约或协定就能与不同的合作伙伴建立联系；充分利用不同的发展合作模式和发展合作行为体的比较优势；克服主要发展合作模式之间缺乏协调的情况。

29. 值得指出的是，三方合作提供机会，以探索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协同作用和互补性，加强联合活动合作伙伴的自主权。

30. 三方合作是使传统捐助方和其他伙伴加入南南倡议的一个工具。它也是利用资源并让这些行为体参与技术能力建设举措的一种替代方式。因此，这是一个通过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来加强南南合作的机会。

31. 在三方合作中，所有国家都可以成为知识共享的提供者、促进者和受益者。因此，这是一种有助于超越不同类型合作之间传统鸿沟的伙伴关系模式。¹

32. 三方合作能够开辟新的合作机会，提供原本无法获得的资金和知识的组合。南方伙伴获得技能和经验，并作为新的发展合作提供者建设其能力。所有合作伙伴都可以学习三方合作并从中受益。

三. 南南合作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趋势、机遇与挑战

A. 南南合作的趋势和机遇

33. 随着南南合作的稳步扩大和持续多样化，它继续显示出坚韧的活力。近年来出现了新的行为体、更具包容性的伙伴关系安排以及创新的发展合作模式。这些变化加强了所有各级的发展努力，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消除贫穷和饥饿、应对气候变化、支持基础设施发展以及推进人道主义援助。

34. 越来越多的南方伙伴正在设计评估项目和方案成果的系统 and 程序。发展中国家总体上越来越重视发展合作的质量、效力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见 E/2018/55, 第 35 段)。

35. 尽管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成就，南方国家仍然面临重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挑战。南南合作正在克服获得发展机会方面的不对称，并直接满足当地需求。

36. 整个南方的伙伴关系不只注重资金流动，还注重经济合作以及知识、经验和发展解决方案的交流，这对南方实现《2030年议程》和其他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南方制定的创新性发展解决方案可以彼此分享，以造福于所有人，从而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37. 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南南合作让合作伙伴能够获得合作项目方面的经验，在这些项目中，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以期建立能力，保证这些项目对可持续发展产生持久的影响。

38. 南南合作框架内一个重要的新兴合作领域涉及利用前沿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应对这些技术的影响，减轻其风险和调整费用。发展中国家

¹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Dispelling the myths of triangular cooperation: Evidence from the 2015 OECD survey on triangular cooperation” (Paris, 2016).

可以参与能力建设，提高对现有政策选择和最佳做法的认识，以便根据国情和自主权借鉴彼此实施前沿技术的经验，并合作传播现有的技术。

39. 贯穿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公私伙伴关系能力建设和协作是南南合作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南方国家可以分享它们在这种伙伴关系的政策和监管框架方面的经验和最佳做法，包括立法、风险评估模式和合同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和最佳做法。

40. 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南南合作在实现《2030 年议程》的目标和具体目标以及其他国际商定发展目标方面的重要作用。

41. 在《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中，会员国欢迎增加南南合作对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的贡献，鼓励发展中国家自愿加紧努力，加强南南合作，并按照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内罗毕成果文件进一步提高其发展成效。通过内罗毕成果文件，会员国还致力于加强三方合作，以此为手段把相关经验和专门知识用于发展合作。

42. 在《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大会第 69/283 号决议，附件二)中，会员国呼吁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将其作为一种伙伴关系模式，让这种伙伴关系发挥重要的作用，支持在灾难风险管理以及在改进个人、社区和国家的社会、卫生和经济福祉方面建设国家能力。

43. 在发展合作论坛第六次双年度高级别会议上(见 E/2018/73)，与会者呼吁全球南方各国和行为体更加大胆地分享发展合作的经验和证据，呼吁全球北方各国和行为体更多地学习全球南方的经验和专长，并在实践中融汇全球南方的经验和专长。

44. 根据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17 年对方案国政府的调查结果，从 2015 年到 2017 年，提供发展合作的发展中国家比例从 63% 增加到 74%。2017 年，84% 提供南南合作的国家报告了有关科学、技术和创新的信息交流。这一趋势表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不仅影响到发展合作的范围，而且影响到行为体的多样性。同样，该调查显示，在具有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国家中，表示联合国在其国家开展了支持南南合作或三方合作活动的国家比例显著增加，从 2015 年的 54% 增至 2017 年的 84%(同上，第 39 段)。

B. 南南合作体制框架的挑战与加强这一体制框架

通过南南合作加强体制能力

45. 南南合作是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工具。政策制定者和国际发展执行者正在制定国家和区域两级的体制机制和授权文书，包括南南基金、执行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手册和准则。

46. 一些南方国家建立了国家机制和机构，以协调和执行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案并开始分享经验。然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效协调与南南和三方伙伴关系有关的国家活动方面仍然面临体制挑战。

47. 近年来，正式规则和非正式准则的制定，专门机构的出现，使南南合作在国家层面日益成为决策主流。越来越多的国家已设立专门负责南南合作的机构，或

者在处理国际合作的机构内加强了南南合作能力。在一些情况下，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成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会员国在它们的外交部内建立了体制机制或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近年来，会员国已作出系统性努力，建立体制结构，协调、执行和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工作。这些结构还经常协调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见 A/72/297)。

48. 在南方设立发展合作机构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这些机构的任务规定和职权范围各不相同。一些机构的任务授权有所扩大，可制定和影响外交政策和外交，但其他一些机构的作用仅限于实施项目。它们在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参与多边结构以及与联合国及其机构等政府间机构的接触等方面的程度也有很大不同。

49. 一些会员国取得了若干体制上的进步，包括分配专项财政资源、制定政策和监管框架、配备专业人员以及推行行政和方法创新等方面(同上)。

50. 随着一些国家发展合作机构将业务重点转向影响力的评估和评价，评价的办法也发生了变化，从纯粹技术性的评价转向反映发展和可持续性更广泛层面的评价以及共同自主权的考虑等方面。

51. 为了充分发挥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在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方面的潜力，需要进一步加强体制协调机制和能力，以便发展中国家能够制定必要的工具来提供和接受合作，协调各种项目和方案，降低交易费用，避免分散化，并确保发展进程是由需求驱动的。

52. 中等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从事技术合作的执行人员能力所做的主要努力包括 2012 年至 2016 年由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巴西合作署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实施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管理能力发展”项目。² 共有 55 个国家参加了该项目的培训课程。该倡议改善了南南合作执行人员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促成新的南南合作倡议的启动。该倡议还改善了国家一级的合作和体制安排，提高了对国家机制在协调南南合作方面重要性的认识。

53. 在联合国一级，大会在其 1974 年 12 月 4 日第 3251(XXIX)号决议中赞成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内设立一个特设局，来促进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随着《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的通过，南南合作特设局得到加强，以完成《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为其规定的主要任务。认识到必须加强特设局在促进南南合作方面的应对能力、成效和效率，以维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努力，加强它们对全球经济的参与，根据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第 17/1 号决定，将特设局重新命名为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见 A/67/39，第一章)。开发署继续主持该办公室。

54. 会员国认识到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在区域、全球和联合国全系统协调和促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并将其纳入主流方面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他们还建议提高该办公室的作用，使其能够有效地应对发展中国家在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需要，并进一步加强其作为协调员和促进者履行全系统职责的能力(见 A/67/39 和 SSC/18/3)。

² 评价报告指出，该项目是南南合作管理方面能力建设的第一个全球项目，项目活动对于确保该项目由需求驱动并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管理需求至关重要。

55. 近年来，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一直支持会员国和其他伙伴通过能力建设加强和扩大南南合作努力。该办公室已经与 12 个会员国的国家实体、23 个联合国系统和政府间组织以及 12 个民间社会组织、基金会和学术机构缔结了伙伴关系协定。

56.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进行的一项机构间调查显示，缺乏全系统南南合作战略是阻碍联合国系统在政策和业务层面对南南合作提供最佳支持的主要因素之一。对此，正如我所要求的那样(见 A/72/297)，该办公室和联合国其他实体目前正在制定一项联合国全系统南南合作战略，以精简这方面的工作。这样做还将有助于驻地协调员、该办公室、各基金和方案以及南南合作单位之间的密切合作，以使南南合作的需求与现有能力相匹配，并促成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伙伴关系。

关于南南合作影响的报告工作

57. 南南合作的加强和转变导致要求加强协调、一致性和报告工作。尽管南南合作项目和倡议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关于其真实规模、影响和范围的数据以及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仍然有限。

58. 生成有关南南合作的估计数仍然是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南南合作强调非财务模式，而且报告所用定义和类别缺乏可比性。例如，各国在报告其项目的间接费用和直接费用方面的做法不同，其计算官方贷款赠款部分的方法也不同。学术机构和国际组织对发展合作的估计数可能不同于官方来源的估计数。此外，非财务模式，包括能力建设、技术开发和转让、政策变化联合行动和伙伴关系，这些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不容易量化。

59. 南南合作进一步系统化和正规化，将需要制定南南合作的定量和定性方法和衡量标准。

60. 发展中国家在重新界定发展合作的方法和制定其规范方面正在取得进展。全球南方继续强调必须注重影响/成果的分析。许多新兴经济体的领导人仍在权衡南方发展合作标准化的成本和收益，许多领导人更倾向于南南合作具有灵活性，为采取更多种多样的办法留下空间。

61. 在全球一级，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组织大大丰富了关于南方合作的现有资料。作为大会一个附属机构的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通过开发署署长提交其双年度会议的报告，详细说明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秘书长关于南南合作情况的年度报告提供了有用的资料，说明这种合作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提交发展合作论坛审议的秘书长关于国际发展合作趋势和进展的两年期报告也提供了有关南南合作的资料。

62. 区域一级也作出努力，展示南方合作的发展情况。例如，伊比利亚-美洲加强南南合作方案大力加强了拉丁美洲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倡议的管理方法。此外，“2017 年伊比利亚-美洲南南合作报告”对拉丁美洲的南南合作活动进行了全面和整体的介绍，强调确定发展合作的情况必须采用超越一个国家收入的衡量标准。鉴于上述报告倡议取得的成功，2018 年 4 月，一些非洲国家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规划和协调局及开发署非洲区域服务中心合作，试行实施一个以技术合作为重点的非洲南南合作报告倡议。

63. 同样，加拿大、日本、墨西哥、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伊斯兰开发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一批合作伙伴正在“有效三方合作全球伙伴关系倡议”的主持下领导一项三方合作倡议。该倡议按照宣传、分析和业务三个工作流开展工作，目的是：分析经验和最佳做法并使之系统化；制定一套自愿原则；巩固三方合作框架，以确保国家的领导权和自主权，确保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具有包容性。

64. 随着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南方发展合作提供者的增加，越来越需要一个统一的框架来报告和评价南南发展合作的影响。这就要求采取共同和协调的办法，以有效巩固全球南方现有的各种办法和工具，并加强机构能力和合作机制。

C. 分享经验、最佳做法和成功案例

65. 发展道路相似的南方国家正在相互分享成本效益高、可灵活变通的创新型解决方案。知识共享和同行学习已经成为核心原则，是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中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

66. 各国通过南北、南南和三方合作交流发展经验，加快了采用和调整南方国家支持的发展解决方案的速度。有实质性证据表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具有巨大潜力，可加快各国实现所有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通过促进诸如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库这样的鼓励相互学习的知识共享平台，可以进一步提升这种发展合作的成效。

67. 会员国、发展伙伴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越来越愿意记录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最佳做法，并分享南方国家支持的发展解决方案。

68. 会员国采取各种举措分享最佳做法，包括设立南南中心和卓越中心，编制促进相互学习的成套最佳做法和经验，制作数字“能力目录”汇编关于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佳做法的资料。

69. 还采取了区域和全球举措，推动分享在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调整和执行《2030 年议程》方面的知识、成功经验和最佳做法。一个日益增强的趋势是建立英才中心和信托基金，以促进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强南南合作。这一趋势表明，随着充满活力的南方经济体根据南南团结的原则承担更大的全球责任，它们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正发挥作用。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在知识共享方面的作用

70. 联合国作为知识共享的协调方发挥着重要作用。会员国认为，联合国系统应利用这种协调方面的专长，确保有关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最佳做法、经验教训和其他重要的经验信息能够得到广泛分享。

71. 应当指出的是，目前大多数知识交流发生在双边一级。这一知识交流方法的范围有限，因此会员国敦促联合国系统支持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建立集中的联络点传播信息。

72. 众所周知，目前已有大量关于南南合作的知识，会员国、联合国各实体、智库和其他组织需要手段和基础设施来进行合作。考虑到这一点，利用在线平台传播信息有助于交流知识和经验。在线门户网站提供了一个便于使用的互动协作平台，同时确保将所有相关信息妥善数字化和存档，以供将来使用。

73. 为此，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正通过其创新型门户网站，³ 与联合国各组织和会员国互动协作。该门户网站展示了众多伙伴在各自重点领域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工作。该网站作为一个连接各机构和政府的工具发挥作用，让它们能够分享知识、找到专家、就那些对全球南方至关重要的问题开展外联和宣传活动。

74. 通过机构间合作，南南解决方案数据库正在扩大。⁴ 此外，一年一度的全球南南发展博览会提供了一个平台，供会员国、联合国各实体、私营部门、民间社会组织和所有其他伙伴展示南方发展解决方案、分享知识和经验教训、建立联络网、开展合作和探索发展伙伴关系的途径。

75.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还在建立一个分享知识和促成伙伴关系的全球平台，以更系统和有效地回应发展中国家与潜在伙伴联络和协作的需求。该平台将提供一个空间，使知识共享活动系统化，并有能力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加强能力和促成宝贵的伙伴关系。

76. “南南行动”系列出版物为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的伙伴，包括联合国各实体、会员国、政府间组织和民间社会，提供了一个平台，用以分享它们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举措中的最佳做法。2016年启动的这一旗舰系列报告有助于建立一个成功的南南举措知识库。2016至2018年间已发布12份“南南行动”出版物，还有更多正在编制之中。

77.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与会员国、联合国各实体和发展伙伴合作，推出了一份题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做法”的经验教训汇编。⁵ 该汇编重点介绍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执行工作有关的全球南方国家最佳做法，将以滚动方式在线更新。其中就发展中国家在消除贫穷、减少不平等现象、支持气候变化行动、创建和平和有凝聚力的社会方面面临的重大挑战，介绍了国家、次区域、区域和全球各级引人注目的解决方案。汇编优先介绍了能够展示有效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核心原则的创新性举措，包括具有以下特点的举措：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南方国家有众多人参与和受益，应对跨国发展挑战，提出已试行并扩大规模的解决方案，具有关系到实现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际发展成果。第一卷中收集的证据旨在惠及努力扩大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举措、特别是扩大实施政策、战略和方案的发展中国家。第一卷介绍了61项最佳做法。第二卷将扩大和更新第一卷中重点介绍的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

³ 可查阅：www.unsouthsouth.org。

⁴ 可查阅：www.unsouthsouth.org/resources/south-south-solutions-database。

⁵ 可查阅：<https://www.unsouthsouth.org/library/publications/good-practices-in-sstc-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

D. 扩大《2030年议程》的执行手段以支持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贸易、金融和投资方面的南南合作

78. 要实现《2030年议程》和扩大执行手段，就需要各种形式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包括技术合作、贸易、投资、金融和基础设施。要实现具有推动作用的成果和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还需要私营部门、民间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学术界、智库等各种利益攸关方的合作和贡献。需要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的一系列机制，还需要创新工具。近年来，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技术合作和知识交流，扩大到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和连通性方面。

79. 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正在快速增加。自2013年以来，南南货物贸易价值约为5万亿美元。75%以上的南南贸易往来涉及亚洲国家，展现出该区域有别于其他区域的全球一体化程度。⁶

80. 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也成倍增加。外国直接投资仍然是发展中经济体最大的外部资金来源，占发展中经济体整体资金流入总量的39%。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三分之一，降至7120亿美元，而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仍接近2016年的水平，为6710亿美元。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内向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份额从57%(2016年)增至58%(2017年)，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78%。巴西、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分别从580亿美元增至630亿美元、从1340亿美元增至1360亿美元、从400亿美元增至440亿美元、从40亿美元增至230亿美元。⁷

81.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印度主导的国际太阳能联盟和印度向非洲国家提供的优惠信贷额度是南南合作重要的范例。印度批准了近28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包括提供给大约40个非洲伙伴的近100亿美元)，特别侧重于与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

82. 还出现了新一轮致力于南南合作特别是资助此类活动的多边机构，包括最近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二者都是南南合作的重要推动者，在各自的议程中优先考虑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增长。预计在今后15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每年将提供共计100亿至150亿美元的贷款。这些投资将集中于发展亚洲的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部门。预计新开发银行到2020年能平均放贷34亿美元，到2034年放贷近90亿美元。新开发银行前五个审批中的项目将以可再生能源为重点。

83. 伊斯兰开发银行设立了一个“双向链接”机制，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南南合作的收益，充分解决其成员国新出现的需求。双向链接是一个南南合作机制，成员国通过该机制作为提供知识、技术和资源的主要代理人，以建设各自的能力，以一种互利、注重成果和基于方案的安排，制定它们自主发展的解决方案。⁸

⁶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2014年国际贸易主要统计数据和趋势》(日内瓦,2015年)。

⁷ 贸发会议,《2018年世界投资报告》(日内瓦,2018年)。

⁸ 见 <http://isdb-indonesia.org/product-and-service/reverse-linkage-south-south-cooperation/>。

84. 安第斯开发公司是其股东国重要的可持续发展合作伙伴，特别是在加强该地区各国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和项目筹资方面。安第斯区域 3 个城市正在参加与安第斯开发公司合作发起的“城市足迹项目”，该项目支持地方政府确定行动并制定和实施发展计划，以期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85. 参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行为体数目有所增加，其中包括各省市政府等国家以下各级实体以及民间社会、私营部门企业、志愿团体和学术研究机构等非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是发展合作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在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举措加大力度执行《2030 年议程》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在许多国家，国家南南合作战略立足于国家发展计划，是通过与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的包容性伙伴关系逐渐形成的。这些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可持续发展投资机会。

86. 私营部门拥有将全球挑战转化为包容性的可持续商业机会的经济手段、人力资源、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私营部门参与了南方国家出资的有形基础设施项目开发。一些国家与私营部门建立了战略联盟，目标是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和纳入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最佳做法。

南南合作：区域观点

87. 南南合作是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和区域间倡议也是促进所有区域可持续发展合作的重要框架。

88. 南方国家在《关于发展中国家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巴厘宣言》中强调，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和技术合作在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祉和生活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有助于国际社会努力消除贫穷。

89.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拥有若干专门的国际合作机构，这些机构重点关注区域和次区域一体化机制。例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国际合作工作组、南美洲国家联盟南南合作高级当局小组、南方共同市场(南共市)国际合作小组、太平洋联盟合作工作组、西班牙国际发展合作署国际合作专门机构、中部美洲融合和发展项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南南合作委员会、伊比利亚美洲会议合作机构负责人会议等。拉共体作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33 个国家进行政治对话和达成一致意见的论坛，目前正在拉加经委会的支持下制定一项区域合作政策，其中概述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发展项目优先事项。根据该政策，将可确定有助于推广区域、次区域、双边和三方合作方案的合作领域和活动，这些方案将促进减少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现象，同时深化关于通过合作采取联合行动实现《2030 年议程》的政治对话。

90. 拉加经委会向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提供了技术合作服务，以进一步加强这些组织的一体化努力，增加南美洲国家联盟成员国和安第斯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区域内贸易。区域间南南合作的一个创新范例是，拉加经委会和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联合建立了一个信托基金，支持推动亚洲和拉丁美洲利益攸关方在以下领域开展区域间合作的项目：促进贸易和投资；科学、技术和创新；基础设施和运输；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和公私伙伴关系；减少不平等和加强社会凝聚力的公共政策。

91. 过去十年中，拉丁美洲国家已参与执行了 1 475 项南南合作举措和 159 项三方合作举措，101 项区域南南合作举措是在 2015 年制定的，拉丁美洲国家参与了至少 378 项与世界其他区域的南南合作举措。⁹

92. 自《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启动以来，采用南南合作的模式在非洲已获得普遍接受，正在被有系统地纳入主流。

93. 在区域一级，非洲联盟根据《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中关于汇集资源促进集体自力更生的建议，建立了若干非洲大陆技术机构。

94. 在同一期间，非洲成立了若干区域经济共同体，包括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政府间发展组织、东非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所有这些共同体的目标都是在各次区域逐步实现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

95. 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巴西、中国和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非洲联盟的建立，为非洲执行《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创造了新的动力。该行动计划中一度被忽视的方面，如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现已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96. 在非洲，许多国家已接受了南南合作的第二支柱即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因此，非洲国家之间的投资流动增加了。这种非洲内部投资大多来自私营部门，在有些情况下来自半官方实体。一些国家还通过其发展机构、发展基金和私人投资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和经济合作结合起来。例如，南非利用非洲复兴和国际合作基金开展技术合作，以支持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平与安全行动，保护马里的文化遗产，在几内亚和中非共和国开展发展项目，在南苏丹开展能力建设和机构建设项目。

97. 非洲统一组织向非洲联盟的转变显然标志着非洲领导人有意加快非洲大陆一体化议程。为此已建立了若干机构，其中一些机构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如新伙伴关系，另一些机构旨在开展治理审查，如非洲同行审议机制。非洲联盟大会已经通过了建立非洲货币基金和非洲投资银行的议定书，以期深化经济和金融一体化。

98. 非洲国家通过的《2063 年议程》让非洲各国和整个非洲大陆作好了接受更多南南合作举措和活动的进一步准备。事实上，《2063 年议程》及其第一个十年(2014-2023)执行计划凸显出非洲为自己设定的目标空前明确。关于工业化的《非洲工业加速发展行动计划》、关于基础设施的《非洲基础设施发展方案》、关于农业的《非洲农业发展综合方案》等非洲方案以及最近签署的关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和非洲单一航空运输市场的主要协定清楚地表明，非洲已准备好在新条件下在非洲大陆以及与其他区域进行南南合作。

99. 外部因素也有助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执行工作的不断发展。在非洲联盟主持下，非洲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形成了若干伙伴关系协定。非洲和

⁹ 伊比利亚美洲秘书处，“2017 年伊比利亚美洲南南合作报告”。可查阅：。

中国已经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开展试点合作。通过论坛，相关讨论以集体的方式进行，而执行工作则由非洲国家各自与中国一起开展。论坛使用的集体谈判策略说服了合作伙伴，使其更加关注非洲国家提出的要求。

100. 非洲联盟与阿拉伯国家联盟之间的合作效仿了非洲联盟与欧洲联盟的合作，这两个区域之间的合作同样采取了集体谈判、国家执行的模式。

101. 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的建立和被称为“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联邦、印度、中国和南非)的集体为非洲国家带来了新的南南合作机遇。虽然对话论坛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对发展具有影响的技术合作活动，但包括新开发银行在内的“金砖国家”机构将通过贷款向非洲国家提供获得另一种资金来源的可能性。

102. 南南合作是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导致南南贸易额、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和技术转让的增加。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作为合作提供方，大大影响了亚洲和太平洋及其他区域南南合作的格局。该区域有诸多国际发展合作参与方，包括该区域的经济强国中国和印度。该区域各国发展水平的多样性为国家间互利合作和相互学习提供了独特的机会。¹⁰

103. 亚洲和太平洋南南合作的方式包括资金和技术援助(实物援助)，旨在通过建立专长和知识、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及进行研究访问和技术转让，发展人力和体制能力。南南合作的重大优势在于其形式和流向的多样性。出于这一原因，必须精心设计并根据合作伙伴国家的需求量身定制这样的合作，而不是采用“一刀切”的办法。¹¹

104. 亚洲和太平洋存在几个发展合作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和经济合作倡议、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倡议和太平洋岛屿发展论坛。

105. 在亚洲和太平洋，次区域合作安排可作为扩大南南合作的切入点。为此，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正在与东盟秘书处和亚太经社会亚太区域协调机制合作，记录东盟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以期将这种模式扩展到其他次区域合作安排。

106. 阿拉伯国家倾向于认为，与传统的合作模式相比，南南合作是一个更具成本效益的备选办法，并历来主张自己是南南合作模式的支持者。它们通过建立合作机制、区域开发银行、基金和其他发展金融工具表达了这一主张。¹²

107. 阿拉伯国家区域有些国家人均收入很高，其他国家则是中等收入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传统上，80%以上的阿拉伯南南合作通过双边、区域和多边渠道涉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在该区域之外，非洲和中东欧是主要的合作伙伴。

¹⁰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南南合作：简要概述”(曼谷，2018年)。可查阅：<https://www.unescap.org/events/regional-south-south-cooperation>。

¹¹ 同上。

¹²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南南和三方合作：在阿拉伯国家实现可持续人类发展”(2017年)。可查阅：<http://www.arab-ecis.unsouthsouth.org/2017/11/27/south-south-and-triangular-cooperation-towards-sustainable-human-development-in-the-arab-states/>。

108. 阿拉伯国家开展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通常涉及到中等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该区域开展合作的办法主要是培训、参观考察和其他知识共享举措，这些举措有助于建设合作伙伴主导自己发展道路的能力。通过定期供资、长期关系、知识转让和其他能力发展工具，结构化能力建设举措越来越多地得到优先实施。

109. 公私伙伴关系和专门基金也是用于促进阿拉伯国家区域南南合作的主要手段。虽然经济合作仍稳居前沿，但合作也开始推进到社会部门，出现了在二者之间建立实质性和业务性联系的机会。

110. 欧洲联盟认识到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为消除贫穷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的潜力。

111. 根据 2014 年 3 月 11 日第 233/2014 号条例第 3.9 条，欧洲联盟应酌情支持开展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和对话，支持伙伴关系协定的发展层面和三方合作，并促进南南合作。

112. 根据新的“欧洲发展共识”，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将与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通过开展更广泛的合作促进执行《2030 年议程》。这些新的伙伴关系将促进最佳做法交流、技术援助和知识共享。此外，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将与这些国家共同致力于按照发展实效原则促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联合国对南南合作的支持

113. 近几十年来，联合国系统也已加强对南南合作的政策、方案和体制支持。联合国各实体已采取若干措施，进一步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各自执行《2030 年议程》的政策框架和机构战略。南南合作现在经常出现在联合国的最佳做法和经验资料库以及政策和方案文书中。为推进南南合作举措，一些机构不仅在各自的总部，而且越来越多地在国家和地区一级，拨出专项资金和(或)征聘专家。

114. 联合国支持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业务准则框架(见 [SSC/19/3](#))是说明如何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联合国各实体规划和方案编制工作的工具和参考手册，其中将南南合作定义为：

两个或多个发展中国家通过交流知识、技能、资源和技术专长，并通过区域和区域间集体行动，包括建立由各国政府、区域组织、民间社会、学术界和私营部门参加的伙伴关系，实现其单独和(或)共同的国家能力发展目标，以谋求其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单独和(或)共同利益的过程。南南合作不是对南北合作的替代，而是对南北合作的补充。

115. 该框架还提供了三方合作的业务定义，即由南方驱动、两个或多个发展中国家在一个或多个发达国家或多边组织的支持下为执行发展合作方案和项目而建立的伙伴关系。

116. 秘书长关于南南合作情况的最新报告([A/73/321](#))专门侧重于联合国发展系统支持会员国为执行《2030 年议程》和相关国际协定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开展南南举措的情况。

117. 联合国各实体正越来越多地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它们的政策和方案中，这些政策和方案利用了发展中世界现有的专门知识、经验、技术和许多其他资源。此外，会员国在召集南南政策对话方面正在越来越多地得到联合国各实体的支持，这些对话是如何以最佳方式消除贫穷和应对其他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的思路源泉。

118. 虽然大多数联合国实体和会员国都各自独立地协调项目，但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所获授权扩大的结果是建立了联合国全系统机制，以将这些努力主流化，确保一致性和加强协调。这不仅可以增加和更有效地开展南南合作，而且还有助于会员国和联合国实体传播信息，说明南南合作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和贡献。

119.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和联合国国家方案行动计划等在方案国家实施的发展合作框架是规划发展活动的重要工具。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已经在利用这些工具加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活动，但会员国要求扩大这类活动，以期通过利用当地资源、交流国家和国际专家以及开展加强机构的活动，发展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的能力。

120. 尽管在支持南南合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联合国系统在这方面的审查要求加强政策和方法的一致性。大会第 72/237 号决议请联合国发展集团主席就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所有国家进一步支持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问题提出具体建议。

121. 大会在该决议中还要求建立更加正式和强大的机构间机制，由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进行协调。目的是鼓励共同支持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举措并进一步将这种支持纳入主流，分享各组织通过各自支持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业务模式开展发展活动和取得成果的信息。

122.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设立了一个机构间机制，该机制将协调编写联合国全系统战略，并为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提供投入。30 多个联合国实体已指定南南协调人，他们将致力于加强机构间资料交流，分享最佳做法，讨论法律框架和供资机制。

扩大联合国对南南合作的支持

123. 会员国注意到联合国系统越来越多地参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仍要求进一步调整和加强其能力，以进一步改进影响评估和学习机制。这可以通过将南南合作作为一种执行模式纳入联合国发展系统工作的主流来实现。

124.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可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动员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努力，进一步推动和加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在关于联合检查组对联合国系统内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审查报告所载建议的执行进度报告(A/73/311/Add.1)中，问卷调查的答复者对南南合作办公室的领导作用和协调联合国全系统的作用表示赞赏。其中建议在两个主要领域作出改进：资源调动和知识共享。

125. 会员国确认需要调集适当资源加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因此呼吁所有发展伙伴加大力度支持联合国南南合作基金、印度、巴西和南非减缓贫穷和饥饿机制、印度-联合国发展伙伴关系基金和佩雷斯-格雷罗南南合作信托基金。在这方面，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和有关实体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助和指导，以

便它们获得这些资金。会员国还呼吁联合国所有相关组织考虑增拨人力、技术和财政资源，支持南南合作。

126. 各国确认联合国通过与南南发展合作伙伴、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财政支助来源合作，能够将财务和非财务合作模式相结合。联合国系统可以鼓励其他发展合作模式，以帮助其他国家从南方提供者那里获益，并为实施《2030年议程》调动更多资源。此外，联合国系统在推动其他形式的合作时，可以帮助缩小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差距。

127. 各国注意到私营部门拥有将全球挑战转化为包容性的可持续商业机会的经济手段、人力资源、技术和创新能力，鼓励联合国系统考虑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各种新行为体的参与问题，以支持执行《2030年议程》。

四. 结论和建议

128. 为了实现《2030年议程》的宏伟目标，需要所有利益攸关方作出贡献并利用一切手段。南南合作必将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鼓励南方和北方国家进一步加强努力，实现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潜力。

129. 南南合作正在重塑全球可持续发展合作架构，许多南方国家的生产能力提高，对全球经济增长、贸易和投资作出贡献，已成为全球经济中的重要角色和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的提供方。

130. 南南合作采用多利益攸关方办法，汇集了会员国及其地方机构、联合国系统、私营部门、民间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学术界和其他行为体，目的是按照南方各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计划，调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 and 伙伴关系。联合国支持南南合作的能力应进一步加强，并按照各国政府的优先事项进行调整。

131. 虽然南南合作对于实现《2030年议程》的贡献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但由于在这方面没有系统地进行报告，关于这种合作影响的证据有限。建立一个由会员国向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自愿报告的机制可发挥重大作用，促进查明、记录和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以及发展伙伴关系。如果采用商定的报告方法和方式，同时考虑到南南合作的各种具体情况和不同模式，将提高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可比性，促进同行学习。我鼓励会员国探讨是否可能进行协商，以期采用共同的概念框架和共同的自愿报告方法，同时尊重各国南南合作做法的多样性。这将有助于评估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影响，最终目标是推动此类合作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132. 联合国各实体继续对南南合作提供支持，将南南合作纳入旨在促进执行《2030年议程》的机构战略和行动。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也拨出越来越多的专项资金和人力资源，促进总部、国家和区域各级的南南合作举措。为加强联合国对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支持以实现《2030年议程》，我已请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编写一份联合国全系统南南合作战略。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的筹备进程、审议工作和成果文件将为在2019年年底之前编写全系统战略定稿提供进一步的指导。

133. 随着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变得更具活力、规模和范围扩大、复杂性增加而且行为体数量倍增，将更有必要加强协调、宣传和伙伴关系。在这方面，加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各级体制安排至关重要。我促请会员国考虑加强作为开发署内部独立实体的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因为该办公室的任务是作为联合国的协调中心，在全球范围内和联合国全系统协调、促进和推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并发挥关键作用，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发展战略的主流，进一步促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这种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模式(见 [A/67/39](#))。

134. 三方合作是对南南合作的补充，支持采取创新和灵活的改良解决办法，克服当今最紧迫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挑战，确保南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三方合作还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成果建立强有力的横向伙伴关系，从而帮助提供具有影响力的发展合作。有必要更好地了解三方合作，以确定其在可持续发展各种手段和模式中的相对优势，并提供更多的证据和严谨的资料，说明其规模、范围和影响。
